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陳文添 黃得峰

目 次

壹、第五次高砂義勇隊員周林英男、楊清課先生訪問記錄
貳、高砂特別志願兵余先勇、周張金利、許品宏先生訪談記錄

參考資料

前 言

日據末期，臺灣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隊被派往南洋，在廣大的南洋地區，不管在協助日本軍隊的各項作業，或是充當正式作戰人員，都留下諸多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蹟。然而正式的記錄甚為少見，一方面因牽涉到軍事機密，一方面由於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混亂情況，相關文獻史料極為缺乏。

八十六年四月間，承蒙在屏東萬巒鄉熱心地方史之文史工作者——李貴文先生之告知，得悉在排灣族聖山——北大武山上，立有「高砂義勇隊紀念碑」。奉省文獻會核派赴實地查看並由專人拓下碑文。從碑文發現，第一次高砂義勇隊的出發日期為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從此解開多年來高砂義勇隊首次出發日期莫衷一是的疑惑。

同年六月二十五日，再蒙李貴文先生居間聯絡數位當年的高砂義勇隊員，以及屏東縣泰武鄉長提供場地，鄉公所調

解委員會秘書周利雄先生充當翻譯，由臺灣省文獻會研究員陳文添、黃得峰先生，於當日訪問了周張金利、許品宏、余先勇、周林英男、楊青課五位先生。本次採訪中，同時取得當年日軍部隊所發給的「表彰狀」、「賞詞」等貴重史料影本。周張金利、許品宏、余先勇先生曾接受出身日本陸軍中野學校幹部的特別訓練，日本軍方原即預定作為正規兵使用。至於周林英男、楊清課先生，是以軍屬（軍方附屬人員）身分入伍，屬第五次高砂義勇隊員，後來卻隨著日軍敗退，必須從事嚴苛的各項任務。前三位同時接受訓練，也同時赴荷屬印尼摩洛泰島（Morotai），後兩位則皆活躍於新幾內亞島（New Guinea），因訪談內容同質性頗高，故將訪談內容彙整成以下兩篇記錄，謹供參閱。

高砂義勇隊員採訪記錄

採訪：陳文添、黃得峰

日期：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壹、第五次高砂義勇隊員周林英男、
楊清課先生訪問記錄

大正十四年（民國十四年）十月四日出生，現居住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七鄰十五號，屬排灣族。族內姓名為 MANANRAN YANA，日本名為立川英男。在日據時期曾受過四年教育，為教育所畢業生，修業年限四年，教育所的教師是由警察兼任。畢業後加入高砂青年團，接受軍事訓練以及警察命令的各種勞動工作。後來由警察通知仍有需要高砂義勇隊員，因認為是日人的命令，家中的父母及兩位姊姊、以及族內長輩並沒有反對意見，有的也只是認命的態度而已。出發之時，日本警察會給家人金錢上的補償，但確實數目並不清楚。決定加入義勇隊後，既未考試也未進行任何測驗，日本人也不會為隊員舉辦任何軍事操練。在屏東的隊員有十六名，由名為上野保的警察人員率領赴高雄，楊清課先生即是同行人員之一。在此處取得軍服、戰鬥帽子、軍鞋。但軍服上並未別上階級章，隨身只帶番刀一把，當時每月支給八十圓，但幾乎根本未實際看到金錢，（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七日由高雄出航。

二、楊清課先生離開臺灣前的經歷

大正十五年（民國十五年）十一月二日出生，現居住屏東縣泰武鄉佳興村二鄰二十七之一號，屬排灣族，族內姓名為 IRISHI REGAI，日本名為平山勇。讀完高等科，共受六年教育，教育所時代的教師是由警察兼任的，管教非常嚴格，學生常被敲頭。畢業後加入高砂青年團，後來得知總督府招募義勇隊赴南洋戰地，乃向駐在所警察熱烈表示自願加入的熱誠，當時家中有父母，下有弟妹各一人，共五人家族。家人及族人見本人熱心地想加入義勇隊，勢難制止，所

以也未勉強勸阻。出發之時，日本警察會給家人金錢上的補償，但確實數目並不清楚，決定加入義勇隊後既未考試或進行任何測驗，亦未特別辦理軍事操練，在屏東的隊員有十六名，由名為上野保的警察人員率領赴高雄，在此處取得軍服、戰鬥帽子、軍鞋，軍服上並未別上階級章，隨身只帶番刀一把，當時每月支給八十圓，但幾乎根本未實際看到金錢。

三、在南洋的經歷

二人在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七日由高雄出航，乘坐貨船出港後，先停靠菲律賓的馬尼拉三天，再航赴巴拉旺島（Palau 群島），停留三個月，在島上等船期間，建立了約三十座各可容納八十人左右的營房，預備供後來到此島的士兵居住，偶而也實施敵前登陸訓練。

離開巴拉旺島時同樣搭乘貨船，滿裝糧秣、彈藥航赴新幾內亞漢瑟港（譯音），第三天清晨，首次遭到飛機炸彈轟炸。推斷應是臨近椰子林中的船舶工兵隊因露營生火，才使隊伍遭池魚之殃，導致整個炊事班人員全部死亡。在漢瑟港停留一週，從事由海岸搬運物品到叢林內物品存放處的工作，之後行軍約兩個月到馬當（譯音），該地為掌管物品儲藏、供應的第二十七野戰貨物廠總部所在地，也是第十八軍司令部所在地。在此接受選拔為游擊隊員，日軍編組齋藤義勇隊，並實施一個月的速成軍事教育。從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八月底起即從事游擊戰，這期間日軍第五十一師團和第四十一師團士兵也來到馬當，但到昭和十九年四月，美軍從荷郎吉爾、艾塔倍（譯音）登陸後，第十八軍命令麾下三個師團（原有第二十師團）再撤回漢瑟港。

一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撤退途中，高砂義勇隊背著相當重的糧秣，沿途所見皆是因體力不支而落伍的士兵，步態蹣跚，面容憔悴，甚至罹患痢疾、瘧疾者，已成行屍走肉。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也只能任其自生自滅，旁人也無餘力可伸援手。有些體力不繼的士兵，為喝山澗水，一蹲下去就永遠無法再站起來，其結局之悲慘不難想像。路上為避免生火容易被盟軍飛機發現，常常就只啃著生米粒充饑。背負四十公斤左右的重物，又因來時已曉得路程的遙遠，雖然幹部們沿途一再打氣激勵，說什麼到漢瑟港就可以好好休息，只是一行人拖著滿身疲憊，抵達漢瑟港時，卻發現港口已被炸得體無完膚，完全不是來時的景象了。

在漢瑟港停留只有坐以待斃，故幹部們傳達預備前往軍司令部所在地的威華克（譯音），但精疲力竭的軍隊需要休養，同時也為了取得行軍時絕對不可缺少的食鹽，故有一段期間是在漢瑟港附近製鹽，須利用夜間赴海邊取海水再倒入桶子中蒸煮成鹽，且必須完全遮閉以避免被發現而遭轟炸。

離開漢瑟港兩三天後，便進入熱帶潮濕地段，一望無際的泥沼地似乎永無盡頭，沿途充滿枯骨或新死的屍體，在這地帶，日本官兵未穿鞋子就不能走路，而穿上鞋子很容易陷入爛泥中，有時一天走不到五百公尺，既耗體力，又缺乏清潔的飲水。而因口渴難耐，不得不勉強飲用髒水都感染痢疾，終致喪失生命的士兵不計其數。幹部們因有義勇隊在身旁代為背負其隨身物品，並依靠義勇隊員提供椰子、撒上鹽巴的生蜥蜴肉、鳥肉等才得以存活。就這樣，各師團負傷兵、生病士兵、體力不繼者，經由泥沼地完全地、無情地被淘汰，有些士兵雖體力勉能維持，得以倖存，卻因承受不了心靈

的煎熬，導致精神崩潰而失常發狂。

經過泥沼地及無數大小河川的嚴酷考驗，好不容易抵達威華克，卻得知該處常受軍機轟炸，雖仍有存糧，但已不能期待有新的補給，當時為探查敵情及地形，曾組成以高砂義勇隊為主的搜索隊，由大高上尉指揮，在昭和十九年底始解散。

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初，組成同樣以義勇隊為主的戰鬥部隊—猛虎挺身隊，此時面對的敵方士兵已不是美軍而是澳洲軍隊。所幸已是強弩之末的日軍，並未遭受澳洲軍隊的大規模攻擊。至於猛虎挺身隊則採在黎明前的清晨三至四時，以炸藥爆破敵營的方式發動攻擊。到末期，猛虎挺身隊也會有將敵人首級割下的行為。至昭和二十年七月（一九四五年）軍司令部發布全員死守的命令，同月楊清課先生因協同爆破敵人迫擊砲兩管及幹部營房五處之功績，獲頒獎狀（賞詞）。八月十四日，當日上午敵人進行大規模轟炸，下午突然完全停止。翌日飛機撒下傳單，通知戰爭已告結束，經司令部參謀證實才接受戰爭結束的事實。日軍到海岸向澳軍繳械，原本總計約十四萬人的第十八軍，此時僅剩下約一萬兩千餘人，俘虜營中似曾對俘虜進行戰犯調查。

四、義勇隊如何回到臺灣

義勇隊員在昭和二十一年（民國三十五年）一月，乘坐解除武裝的重巡洋艦回臺灣，從基隆上陸後乘坐火車進入臺北，在原臺灣軍司令部停留數天，取得軍方發給的火車票後回到久違的故鄉。

五、感想及希望

時光一恍已經過五十餘年，除了民國六十四年，李光輝先生回臺灣時，曾引起一陣對臺灣籍日本兵的熱烈討論外，幾乎沒有人提起過高砂義勇隊的事蹟。今年楊清課先生在向交流協會提出申請後，終於取得軍郵存款及未發給的薪資，但周林英男先生則遺憾因軍郵存款簿在回鄉後交給公所人員而遺失，故無法辦理申請。

今天有機會敘述深藏心中多年，擔任高砂義勇隊的經歷，深有一吐為快的感覺。當年和精銳美軍、澳軍作戰，雖然結果戰事失敗，但絕未認輸，反而當時為日本軍器重、甚至被倚為靠山的種種回憶，至今仍然引以為傲。如今我們年齡均已超過七十，已將未來的命運交給全知全能的神來決定，不再抱任何幻想，只有深深期盼這一段歷史，能在彼我合作努力之下，忠實的留存於後世。

貳、高砂特別志願兵余先勇、周張金利 、許品宏先生訪談記錄

一、余先勇先生

現居住於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一鄰三十號，排灣族人，生於大正十年（民國十年）十月十五日，族內姓名為 RUSURAMAN PIA，日名為阪本勇，曾在教育所接受四年教育，其教師就是警察。

二、周張金利先生

現居住於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一鄰四十一號，排灣族人，生於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六月五日，族內姓名為 TORARUGA GAI，日名為戶田利一，教育程度與余先勇先生同。

三、許品宏先生

現住於屏東縣泰武鄉武潭村三鄰二號，排灣族人，大正十一年（民國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生，族內姓名為 MABARYU SOARAMU，日名為烟中宏，教育程度與前兩位同。

四、參加志願兵的情況

上述三人在部落內早有聽聞招募高砂義勇隊的消息，對於高砂義勇隊的成效也早有耳聞。部落中警察人員以參加高砂義勇隊的隊員回來之後，可以成為警察為號召，且說高砂族人參加志願兵，不僅回臺灣後可當警察，若有意在戰爭結束後留在南洋地區，日本政府也會考慮作為當地的統治幹部加以任用。三人觀之部落內曾參加過高砂義勇隊的回鄉人員，日本統治當局確實以警察任用，所以同意加入擔任高砂志願兵。惟在稍早前，族內會有因參加高砂義勇隊而戰死者，所以在向家人及族人說明參加高砂志願兵時，也有不少持反對意見者，但日本警察則表示志願參加人員不准再行退出，只好順其自然。經過身家調查、五次身體檢查以及日語口頭問答、簡單的日文書寫測驗通過後，才正式成為志願兵。先被送到新竹湖口，獲發二等兵階級章軍服、布帽、防毒面具、步槍及子彈三十發。

一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在新竹湖口的陸軍軍營內，接受了六個月的訓練，前四個月是一般訓練，後兩個月是特別游擊訓練，前三個月還禁止外出，結業之後，在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底從高雄乘船先抵達菲律賓馬尼拉，原隨行的湖口訓練幹部折返臺灣，由在馬尼拉的幹部接手，並在此地接受熱帶地區的游擊戰訓練。訓練結束後搭船抵達赫爾瑪黑拉島（Halma-hera），編入第二游擊隊，川島威伸少佐任指揮官，其下分為四個中隊。余先勇先生被編入第一中隊，周張金利先生被編入第三中隊，許品宏先生被編入第四中隊，二三四中隊的分隊長分別是羽島勝典中尉、高丸隆中尉、堀內健示中尉，各中隊各有駐防地。數天後，整個游擊部隊被命令派守摩洛泰島（Moratai），原守備該島日軍一部份撤離，仍留有工兵、通訊、運輸以及少數步兵部隊，登陸後數天，部隊所需彈藥給養運抵島上，在堆放海邊時受到盟軍機轟炸，損失極為慘重，也是造成日後糧食、彈藥兩缺的主要原因。

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三年）九月，美軍登陸摩洛泰島，經過兩天的正面作戰後，日軍潰敗，且因損失慘重，之後便採用游擊戰。游擊戰主要內容是爆破敵方碉堡、橋樑、營房並殺害敵方戰鬥人員。每個中隊皆會採行此種戰術，尤其以高丸隆領導的第三中隊，活動最為頻繁。由美軍軍機頻頻撒下停止游擊戰的傳單來看，美軍對游擊戰似乎感到非常困擾及恐怖。

爆破作戰方式是一班分為三組，每組兩人，一帶野藤，一帶炸藥，在盟軍軍營前二到三公里處各組分開前進，班長留原地。放野藤是為了任務完成後可循藤撤退，避免迷路。到達敵營前，須等待在高處人員發出信號後，四秒之內將炸

藥投入營房內。早期營房戒備鬆弛，燈火通明且人聲嘈雜，容易攻擊得手。美軍經嚙幾次苦頭之後，戒備漸趨森嚴，步哨之外再加流動哨、鐵絲網、警鈴等，甚至在平常通行地區之外埋設地雷。周張金利先生曾從事此種攻擊計七次，前四次成功，後三次因觸動警鈴而未能完成任務。這七次突擊中，很幸運地並未有人戰死。曾有一組人員未能順利循藤索回到會合地點，本以為已經殉難，三天後兩人又奇蹟似的回到部隊內；有一次同組另一人被機關槍擊中腿部，兩人在黑暗中逃命，四處躲藏。但天亮後仍被探索直升機發現，當時兩人在上坡途中，美軍直升機似乎有意抱者玩弄的心情，儘在兩人身旁掃射，享受獵物驚慌失措的樂趣。幸運地，該兩人在飽受煎熬之後能逃過一劫，但當時身心所受的折磨，難以言語形容。

盟軍直升機每當發現日軍據點時，為取得最大的破壞力，並不直接立即攻擊，而是在確定地點後，飛到外海盟軍軍艦處通報砲擊方位，隨後艦上大砲便會彈如雨下。這前後僅有一段緩衝時間，若不即時退避，將會傷亡慘重。目前周張金利先生身上，仍留著幾片砲彈的碎片，為他多次的作戰，及接受盟軍轟炸的洗禮作見證。

在島上原住民方面，當地原住民語言和排灣族語言，竟然有十分之一的單語是共通的。初入島之時，原住民對日軍還相當親切，美軍登陸後原住民態度漸有轉變，原本游擊隊有意蓄髮、易服裝，混入原住民中，但後來發現原住民中有通報美軍者，游擊隊隱身處常被破獲。為了殺雞儆猴，也爲了軍隊安全，第三中隊曾在不得已之下，將背叛日軍的原住民村落內居民，約二十餘人全數處決。

自昭和十九年（民國三十三年）九月美軍登陸後，日軍的行動已被局限在夜晚，未熟悉黑暗環境生活方式的日本兵，很難派得上用場，而高砂志願兵天賦的適應力，在此時發揮了最大的功效，舉凡和盟軍的作戰、部隊間的聯絡、物資運輸等，都靠高砂志願兵的協助才得以進行。尤其在昭和十九年年底開始，各部隊食糧匱乏情形日趨嚴重，高砂志願兵更擔負起尋找食物的這項重大任務。植物類例如檳榔心、藤心、野生木瓜、原住民種植之甘蔗、果實都可充饑，河中魚蝦鰻甚至蜥蜴也是可口美食，山上的鳥類如山雞、野鴿更都是難得美味。布農族士兵善於設置機關陷阱，利用拾獲的盟軍步槍（日美軍所用步槍口徑不同，日本子彈不能用於美方步槍），以電話線或銅線橫跨於野豬必經路徑兩側，和板機連結，野豬通過時會自動射擊，偶而會擊中大山豬，更曾多次擊中盟軍士兵腿部，盟軍多次廣播稱之為卑鄙行為。

關於狩獵，部隊會有規定可狩獵的時間及分配狩獵區，不得隨意為之。若獵得大型動物時須上繳供分配，但島上可供食用物品終屬有限，日本兵及高砂志願兵都有因食物不足而衰竭至死者。隨著戰況的日益激烈，高砂志願兵的傷亡日增，再加上食物的不足，另外，盟軍方面也廣播宣傳高砂族是和日本無關的民族，不必為日本出力等各種因素的影響，高砂志願兵中也有少數逃兵或是投降盟軍者出現。

昭和二十年（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美國飛機投下大量傳單，宣告戰爭已經結束，要我們出來投降，當時雖然糧食彈藥兩者都很缺乏，但高砂士兵的戰鬥意志仍很高昂，幹部們也不相信日本會戰敗，對傳單內容一概否認，認為只是盟軍的一種欺瞞作戰戰術。直到後來有約三十名日本官

兵到島上廣播，宣達日本天皇已經和盟軍簽署停戰協定，各部隊才接受戰敗的事實，陸續下山向盟軍繳械。我等原日本兵部隊被集中送入俘虜收容所，待在摩洛泰島約兩個月，期間盟軍不但供給所有日常所需的用品、食物，也對受傷、生病的人員施藥、治療。來自文明國度的盟軍，對待吾等甚為親切，未曾聽到有虐待戰俘情事。盟軍方面還派有二名懂日語的軍官當翻譯，告以若受到虐待可提出申訴，但也相對告誡吾等不得和盟軍士兵發行衝突。當時曾看到一位在對戰期間，因聽信盟軍的廣播宣傳，向盟軍投誠的高砂特別志願兵，被獨自監禁，未送入收容所內，似乎盟軍對這種背叛自己部隊的人也不敢信任。

在摩洛泰島的收容所經過兩個月後，被送到赫爾馬里拉島，到該島時，盟軍徵求三名志願人員回摩洛泰島，尋找殘餘日本軍人，並隨同一千名左右投降日本軍人在島上進行修路等工程的建設，回到赫島後不久，就乘上被解除武裝的日本軍艦回臺灣了。

五、回臺灣後的情形

昭和二十一年（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乘坐日本軍艦到基隆港，進入港內停留多時才獲准下船。隨身攜帶行李遭仔細搜查，軍隊發給物品如軍帽、綁腿等全遭沒收，再領取回鄉的火車票。下船時將所有日幣換成臺幣，第二天清晨，由基隆搭乘七點的火車，直到當天晚上十點才抵達潮州，返回家門，從事山上工作。後來實施地方自治選舉，三人都因當過高砂志願兵的經歷，被選為鄉代會代表。余先勇先生、許品宏先生先後擔任過鄉代會主席，周張金利先生擔任過鄉代

一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會副主席。本年經向交流協會申請，皆已領取軍郵存款及未支付薪資。民國六十八年，因爲數年前摩洛泰島的高砂特別志願兵李光輝的回國，引起一陣對高砂志願兵的熱烈討論，乃利用機會在屏東四重溪召開輝第二游擊隊的聯歡會，日本方面也有不少人參加，之後即未再集合聚會了。表彰狀（表揚狀）即在此次聚會取得，很遺憾上面並未寫有受獎人名或部隊名。

六、感想及希望

年輕時期，在摩洛泰島上儘管裝備以及糧食不足，但能夠和高大、健壯的美軍、澳軍交戰多時，雖然最後奉命投降盟軍，但心中絲毫無被對方打敗的感覺，反而認爲是最光榮的回憶。今天能在省文獻會人員面前，傾訴當年參加志願兵時的經歷，陳年往事似乎又清晰的浮現眼前，心中非常感謝，也感到此種機會實在得之不易。因爲有許多戰友們，他們根本沒有傾訴的機會便離開世間了，希望臺灣省文獻會能儘量採集並保存這方面的忠實記錄。當年我等是爲日本人出征，記得臨走之前，幹部曾告訴我們，戰爭結束後總督府會招待我們到日本內地旅行。而今日不幸戰敗，不只旅行的諾言如泡沫般幻滅，連軍郵存款以及未支付薪資，也是在幾十年後的今天，才以極低倍數、且是先折算美元，再以一美元折算新臺幣二十六元低匯率發給。但既已成爲事實，吾等也不再埋怨，只是今天的日本已經成爲經濟大國，當年爲日本出征的高砂義勇隊、高砂特別志願兵，年齡最小者也都在七十歲以上，仍在世者已寥寥可數，希望現在的日本政府，能招待這批來日已無多的老戰士們到日本一遊，這不只是實現

日本方面的諾言，也能使這批老兵一償宿願。盼望日本相關單位能聽到我們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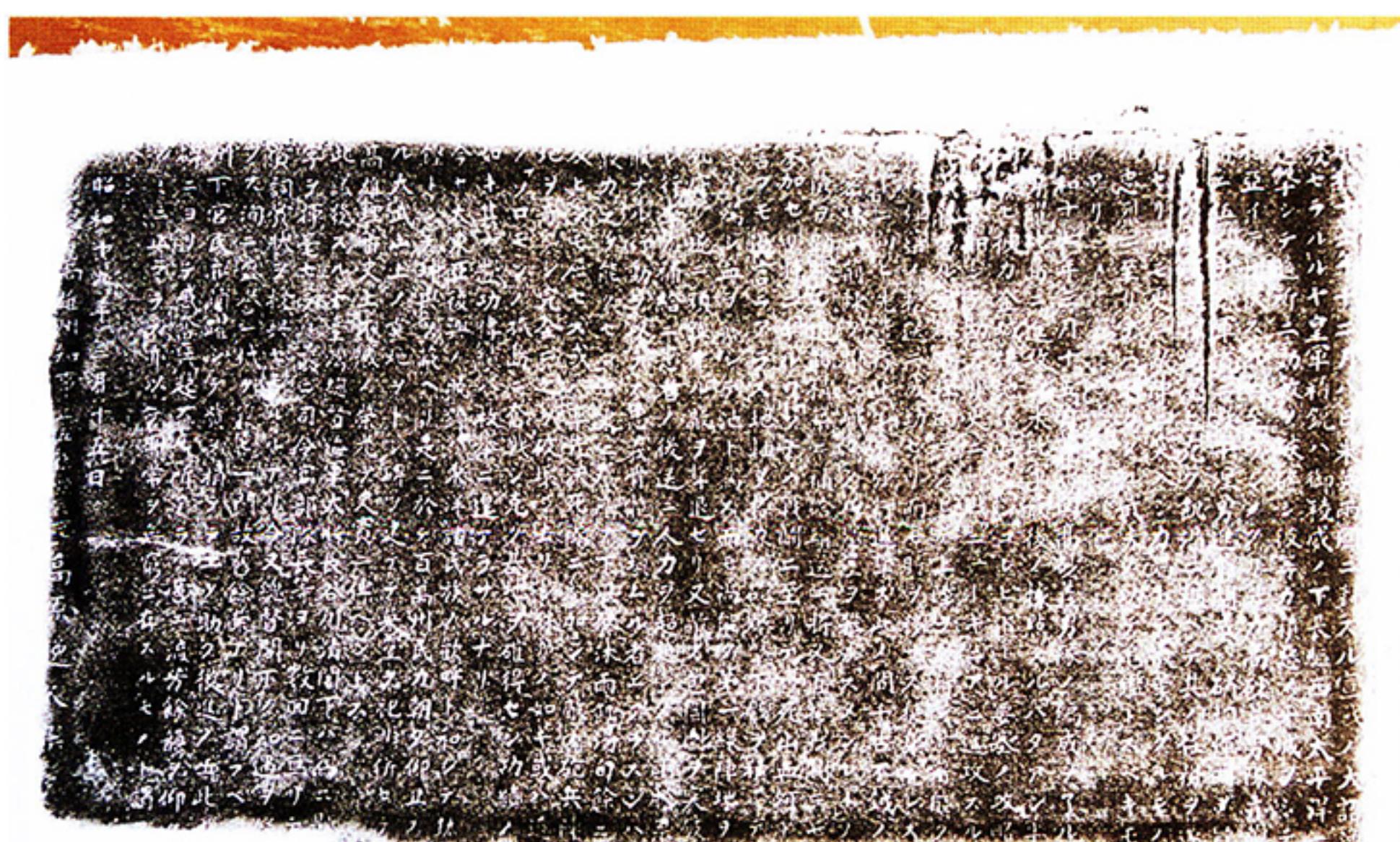
〔參考資料〕

一、屏東縣北大武山山頂之高砂義勇隊紀念碑
二、拓碑碑文照片
三、省文獻會洪澄清先生拓高砂義勇隊紀念碑實況
四、解讀後之碑文
五、碑文中文譯文

六、受訪人照片（共五張）
七、海南島暨南洋地區圖
八、賞詞
九、表彰狀



一、屏東縣北大武山山頂之高砂義勇隊紀念碑



二、拓碑碑文照片

—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



三、省文獻會洪澄清先生拓高砂義勇隊紀念碑實況

四、解讀後之碑文

昭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米英兩國ニ對スル宣戰ノ大詔渙發セラルルヤ皇軍精銳ハ御稜威ノ下長驅西南太平洋ニ霆擊シテ隋所ニ勁敵ヲ破碎シ彼等カ積惡ノ牙城ヲシテ相亞イテ潛伏スルニ至ラシメタリ我カ高砂義勇隊亦貔貅ニ伍シテ懸軍實ニ數千浬勇進奮鬥或ハ硝煙彈雨ヲ冒シ或ハ瘴癘毒霧ヲ忍ヒ克ク飢渴ニ堪ヘテ其ノ任務ヲ遂行セリ而モ更ニ敵陣ニ突入シ力竭キテ散華シタルモノノ忠烈ニ至リテハ赴タル武夫ノ以テ龜鑑トスヘキモノアリ

昭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第一回高砂義勇隊ノ編成ヲ了ルヤ勇躍比島ニ進攻シ米比軍最後ノ據點タルバタアン半島及ヒ彼カ金城湯池ト恃ミシ「コレヒドール」要塞ノ攻略等ニ參加シテ功アリ更ニ轉戰「ニュコーギニア」ニ進攻スル□□□ナル空爆下彈雨ヲ浴ヒテ上陸ヲ敢行シ沈著能ク糧秣彈藥ノ擔送ニ成功セリ而モ時ヲ移サス挺身「モレスビー」ニ向ヒ先遣隊トシテ強行進撃ス此ノ間千古不鍼ノ大密林ニ荆棘ヲ排シ峨タル懸崖ヲ攀チ「スタンレー」ノ天險を踏破シ道路構築ニ補給輸送ニ將又直接戰鬥ニモ參加セリ特ニ「ギルワ」「ブナ」ノ戰鬥ニ至リテハ死山血河ト言フモ過言ニアラス地軸ヲ搖カス砲爆撃下骸ヲ積ミテ壘ト爲シ血ヲ晒シテ池ト爲ス而モ尙能ク第一線陣地ヲ死守シ遂ニ頑強ナル敵ヲ擊退セリ又敵ノ包圍圈ヲ突破シ行李ノ補給ニ患者ノ後送ニ人力ヲ超越シタル剛膽果敢ナル行動ヲ以テ斯忠義骨髓ヲ填ムル者ニアラスンハ孰カ之ヲ能フセンヤ更ニ

瘴癘ノ下風餐沐雨飢渴旬餘ニ及ヒシモ屈セス或ハ率先決死隊ニ參加シテ敵ノ砲兵陣地ヲ奇襲シ完全ニ之ヲ破壊シ去リシ殊勳ノ如キ或ハ遠ク「ソロモン」ノ孤島ニ奮戰シ克ク基地ヲ確得セン功績ノ如キ其ノ豐功偉績ハ枚舉ニ遑アラサルナリ

今ヤ大東亞復興ノ曉鐘ハ東洋諸民族ノ歡呼ト和シテ鉉鏗トシテ坤輿ヲ蔽ヘリ是ニ於テ百萬州民力朝夕仰止スル大武山上ノ靈地ヲトシ碑ヲ建テテ英靈ヲ祀リ併セテ高雄理蕃史上不滅の榮光ヲ史實ニ傳ヘントス

此議發スルヤ臺灣總督海軍大將長谷川清閣下ハ爲ニ題字ヲ揮毫セラル曩ニ司令部部隊長等ヨリ數回ニ亘リテ賞詞賞狀ヲ授與セラルアリ今又總督閣下ノ知遇ヲ辱フス洵ニ盛譽一代ヲ覆ヒ一門故舊餘榮アリト謂フヘシ州下官民亦踴躍シテ貲ヲ捐テ工ヲ助ク後進ノ士此ノ碑ニヨリテ感興奮起スル所アラハ啻ニ流芳餘韻ヲ仰クノミニ止マラス亦以テ綱常ヲ無窮ニ存スルモノト謂フヘシ

昭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高雄州知事正五位勳三等高原逸人撰

五、碑文中文譯文

地，奮戰力竭壯烈犧牲的忠烈之士，這是勇猛戰士所該引為楷模者。

昭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完成編組第一次高砂義勇隊，奮勇進攻菲律賓島，在參加攻略美菲軍隊最後據點之巴丹半島及彼等侍爲金城湯池之「柯雷道爾」要塞戰役上，有其功績。更轉戰進攻新幾內亞，在□□空中轟炸下，冒著槍林彈雨勇敢登陸，沈著成功完成糧秣彈藥之運輸。緊接著即又挺身赴「摩雷斯比」，作爲先遣隊強行進擊。在這期間，於千古斧斤未入大密林中，剷除荆棘，攀越高峻懸崖，跨越「史坦萊」天險，從事修築道路、運輸補給，且又直接參加戰鬥。特別是「吉爾娃」，「布那」的戰鬥，稱其爲屍山血海亦非過言，在地軸都會震動的火炮轟擊下，屍體堆積如山壘，血流成池，而竟能死守第一線陣地，終於擊退頑強敵人，且又突破敵方包圍圈，在糧食彈藥之補給，傷患後送上，苟非有超越人力之剛毅果敢行動，且是滿懷忠義之徒，焉能如此？更在瘴癘之下餐風沐雨，忍飢耐渴達旬餘亦不屈服。有的率先參加敢死隊奠造類如奇襲敵方砲兵陣地，將之完全破壞後撤離之殊功；有的則遠在所羅門群島之孤島奮戰，立下確保基地之功績。彼等之豐功偉績，誠不勝枚舉。

在今日，復興大東亞的曉鐘，配合東洋諸民族的歡呼，鏗鏘之聲，威震寰宇。因乃於百萬州民朝夕仰望之大武山上聖地建碑祭祀英靈，並期將高雄理蕃史上永垂不朽的一頁傳諸史實。

在本項擬議提出時，臺灣總督海軍大將長谷川清閣下爲此揮毫題字。先前由司令官、部隊長等，頒發數次褒揚狀、獎狀，今又不辱總督閣下之知遇，誠爲當代之盛譽，可謂一

癌毒霧侵害，而能耐飢渴，完成所負任務。更有衝入敵人陣地，奮戰力竭壯烈犧牲的忠烈之士，這是勇猛戰士所該引爲楷模者。

昭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完成編組第一次高砂義勇隊，奮勇進攻菲律賓島，在參加攻略美菲軍隊最後據點之巴丹半島及彼等侍爲金城湯池之「柯雷道爾」要塞戰役上，有其功績。更轉戰進攻新幾內亞，在□□空中轟炸下，冒著槍林彈雨勇敢登陸，沈著成功完成糧秣彈藥之運輸。緊接著即又挺身赴「摩雷斯比」，作爲先遣隊強行進擊。在這期間，於千古斧斤未入大密林中，剷除荆棘，攀越高峻懸崖，跨越「史坦萊」天險，從事修築道路、運輸補給，且又直接參加戰鬥。特別是「吉爾娃」，「布那」的戰鬥，稱其爲屍山血海亦非過言，在地軸都會震動的火炮轟擊下，屍體堆積如山壘，血流成池，而竟能死守第一線陣地，終於擊退頑強敵人，且又突破敵方包圍圈，在糧食彈藥之補給，傷患後送上，苟非有超越人力之剛毅果敢行動，且是滿懷忠義之徒，焉能如此？更在瘴癘之下餐風沐雨，忍飢耐渴達旬餘亦不屈服。有的率先參加敢死隊奠造類如奇襲敵方砲兵陣地，將之完全破壞後撤離之殊功；有的則遠在所羅門群島之孤島奮戰，立下確保基地之功績。彼等之豐功偉績，誠不勝枚舉。

在今日，復興大東亞的曉鐘，配合東洋諸民族的歡呼，鏗鏘之聲，威震寰宇。因乃於百萬州民朝夕仰望之大武山上聖地建碑祭祀英靈，並期將高雄理蕃史上永垂不朽的一頁傳諸史實。

在本項擬議提出時，臺灣總督海軍大將長谷川清閣下爲此揮毫題字。先前由司令官、部隊長等，頒發數次褒揚狀、獎狀，今又不辱總督閣下之知遇，誠爲當代之盛譽，可謂一

癌毒霧侵害，而能耐飢渴，完成所負任務。更有衝入敵人陣地，奮戰力竭壯烈犧牲的忠烈之士，這是勇猛戰士所該引爲楷模者。

昭和十七年三月十五日，完成編組第一次高砂義勇隊，奮勇進攻菲律賓島，在參加攻略美菲軍隊最後據點之巴丹半島及彼等侍爲金城湯池之「柯雷道爾」要塞戰役上，有其功績。更轉戰進攻新幾內亞，在□□空中轟炸下，冒著槍林彈雨勇敢登陸，沈著成功完成糧秣彈藥之運輸。緊接著即又挺身赴「摩雷斯比」，作爲先遣隊強行進擊。在這期間，於千古斧斤未入大密林中，剷除荆棘，攀越高峻懸崖，跨越「史坦萊」天險，從事修築道路、運輸補給，且又直接參加戰鬥。特別是「吉爾娃」，「布那」的戰鬥，稱其爲屍山血海亦非過言，在地軸都會震動的火炮轟擊下，屍體堆積如山壘，血流成池，而竟能死守第一線陣地，終於擊退頑強敵人，且又突破敵方包圍圈，在糧食彈藥之補給，傷患後送上，苟非有超越人力之剛毅果敢行動，且是滿懷忠義之徒，焉能如此？更在瘴癘之下餐風沐雨，忍飢耐渴達旬餘亦不屈服。有的率先參加敢死隊奠造類如奇襲敵方砲兵陣地，將之完全破壞後撤離之殊功；有的則遠在所羅門群島之孤島奮戰，立下確保基地之功績。彼等之豐功偉績，誠不勝枚舉。

在今日，復興大東亞的曉鐘，配合東洋諸民族的歡呼，鏗鏘之聲，威震寰宇。因乃於百萬州民朝夕仰望之大武山上聖地建碑祭祀英靈，並期將高雄理蕃史上永垂不朽的一頁傳諸史實。

在本項擬議提出時，臺灣總督海軍大將長谷川清閣下爲此揮毫題字。先前由司令官、部隊長等，頒發數次褒揚狀、獎狀，今又不辱總督閣下之知遇，誠爲當代之盛譽，可謂一

—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

門故舊享有其餘榮也。州下官民亦踴躍捐貲、協助工程。後進之士，苟能因此碑而發憤自強，是則不唯仰其流芳餘韻，亦可謂將人倫綱常永遠保存世間矣！

昭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高雄州知事正五位勳三等高原逸人撰

作 者 簡 介

姓 名：陳文添
學 歷：日本九州大學文學碩士
經 歷：曾任臺灣省政府新聞處編譯
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約聘研究員

作 者 簡 介

姓 名：黃得峰
年 齡：四十四歲
出 生 地：臺灣省嘉義市
學 歷：日本關西大學畢業
現 任：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約聘研究員

六、受訪人照片共五張



周張金利先生



受訪人：許品宏先生

—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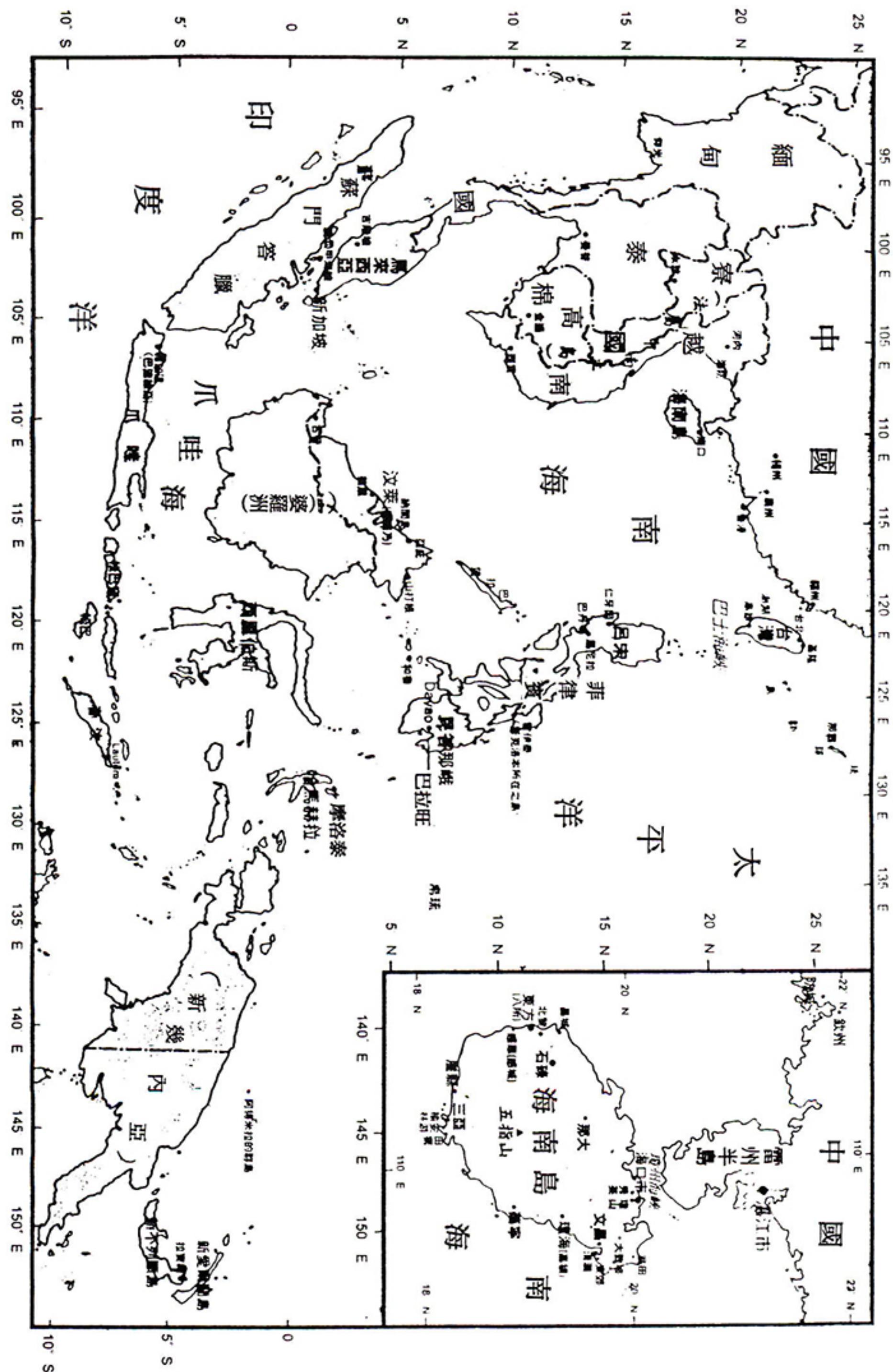
余先勇先生



周林英男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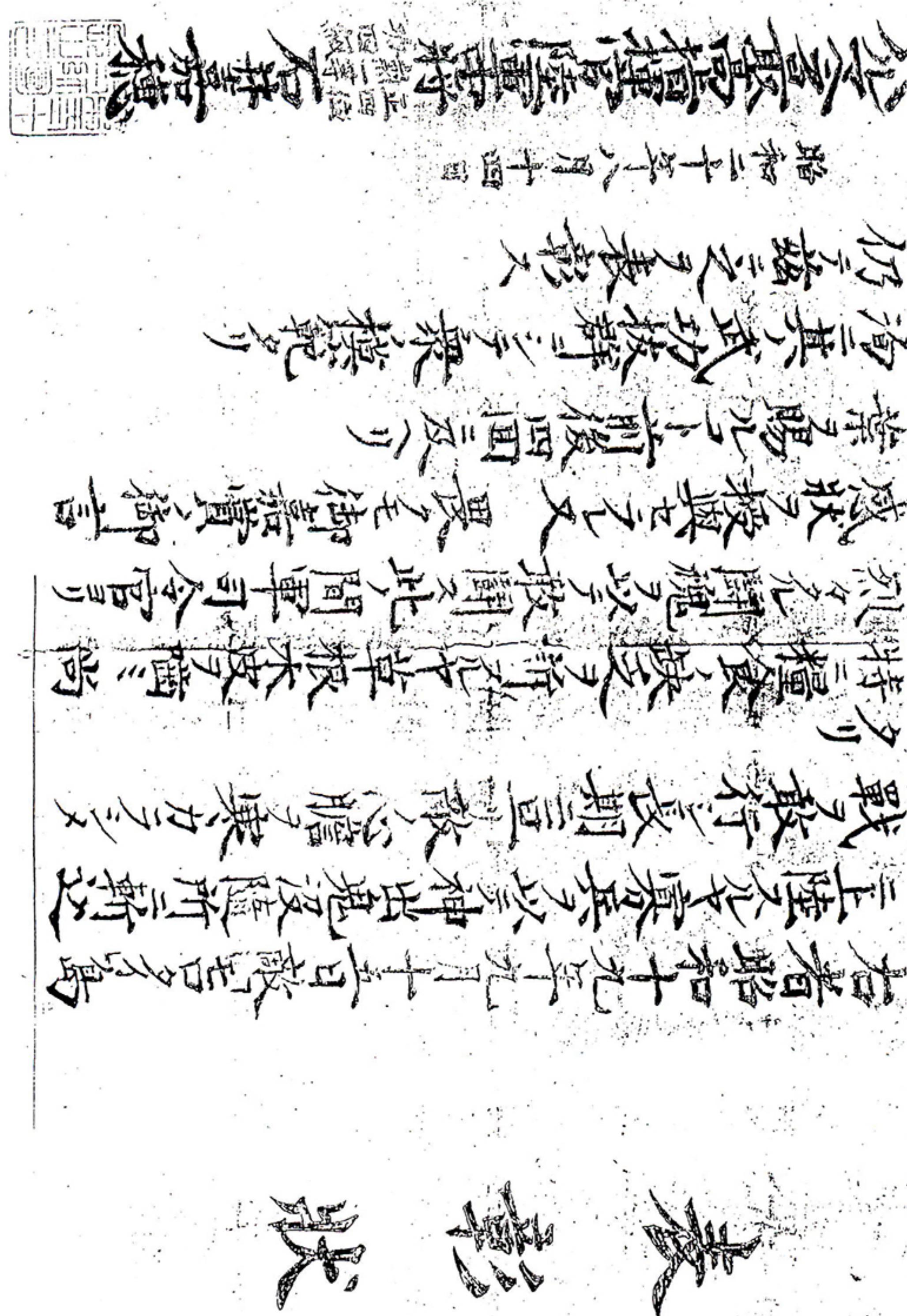
楊清課先生



七、海南島暨南洋地圖
資料來源：蔡慧玉編著《走過兩個時代的人》（中研院臺史所籌備處出版）五四九頁

— 高砂義勇隊隊員及特別志願兵訪談記錄 —

(新時富・限大)



九、表彰狀